

〔第六章〕

外遇外慾

性解放的出軌活動

在賺賠邏輯之下的女人其實對情慾的發展是有矛盾情結的。

一方面她們被性解放的訊息萬分激動，恨不得自己立刻便可以開始累積情慾資源，嘗試情慾經驗，做一個熱力四射的女人，不但在性活動中，就連生活的其他層面上也力上加力。

可是，另一方面，她們在賺賠邏輯文化中形成的情慾交易心態和對歸宿的無限憧憬無限依戀，又使得她們駐足不前。即使她們個人已接受情慾解放的理念，在想到女人全面情慾解放的可能性時，她們仍情不自禁的懷疑：

某些女人的情慾解放會不會危及另外一些女人的家庭？換句話說，某些女人的情慾解放若是造成已婚男人的外遇，豈不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

讓我先指出，這個問題其實預設了父權家庭的穩固比女人的情慾解放和自我解放更為優先，所以下面才會按著父權體制的價值觀和道德尺度來談『害人害己』。

不過，以外遇問題在目前社會中的普遍性以及這個現象所造成的激烈後果而言，女性主義的性解放運動也必須提出一套迥異於父權邏輯的論述來面對外遇。

在這一章中我想由情慾解放的角度來談外遇這個現象。由於我們的父權社會中：情慾的流動和資源一向不平等的分配在兩性之間，男性有比較大的空間和權力來發展自己的情慾，因此我們社會中逾越婚姻體制的情慾流動仍以男人為大宗。我的分析將對當前蓬勃發展的男人外遇現象提出一個歷史的、社會的解釋。

父權制度的外遇論述唯一的目的在鞏固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因此是訴諸（在父權文化中形成的）良心道德的，是向所謂的『第三者』以及出軌者喊話，重申父權家庭的幸福美滿不可侵犯。

情慾解放既然以抗拒父權制度以及抗拒配合父權制度的性壓抑為基本目標，那麼，情慾解放的外遇論述便不會以第三者和出軌者為主要對話對象，畢竟，他們的情慾是流動的、發展的，而且也已漫過了父權體制規範的軌道。相反的，情慾解放的外遇論述要以三角關係中那未出軌的，情慾被仇恨和哀怨浸透、情慾已經完全凍結的配偶為主要對話對象；因為，作為『配偶』，作為父權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具體呈現，這個既憤怒且哀怨的配偶本身就會形成一種自我情慾壓抑和壓抑他人情慾，而這正是情慾解放運動要針對的。這便解釋了我在這一章中的對話模式和發話對象。

此外，我也必須再補充一點。我在此處所分析的外遇只限於一般的外遇，而不包括那些混雜了別的差異權力關係的外遇。如男老闆或男上司和女職員或女下屬之間就有可能參雜階層壓力和剝削關係的外遇。這種複雜的外遇需要在別的軸線上同時處理，在本章的情慾解放軸線上，我們只得略過。

現在，讓我們先來看看父權體制如何談外遇以及其中蘊含的對女性的蔑視。

專家們在遇到憂心忡忡的太太們時總是提出一大套防範和補救的措施，教她們如何看緊

自己的丈夫。比方說如何打扮自己，換換形象，不要做黃臉婆；如何精心製作可口菜肴，透過肚皮抓住他的心；如何體貼安慰，不撈叨多嘴，免得搞煩了他；如何學習成長，發展出和老公『樣的興趣和關切，才會有話可說……等等。

專家的建議似乎是向女人說，如果男人向外發展情慾關係，那一定是家裡的女人有什麼做不對的地方。只要她努力一些，用心一些，一定可以挽回頹勢。

同時，專家也對另一些女人下功夫。他們苦口婆心的規勸那些在家外面的女人，不要破壞別人的家庭，不要以為自己終究可以取代原來的妻子，不要貪一時之歡而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不要以愛情為名而其實只是滿足了一個男人的貪慾，不要被已婚男人利用……等等。

專家用告訴這些女人的是：如果一個已婚男人發展外遇，那一定是因為這個外面的女人不好，沒有克制自己，沒有堅決拒絕，沒有道義之心，只貪圖借來的一點點歡樂。

怪的是，專家的發話對象總是以女人為主。好像女人只要各守本分，不越界，不逾矩，男人就無計可施，父權的一夫一妻制度就可以平安無事了。

其實，專家的看法正反映了我們這個社會的性壓抑模式：只要管緊了女人的性就連帶控制了男人的性。而婚姻是管緊女人的性的重要手段，所以，要在女性的性解放之下談外遇，就必須挑戰婚姻在情慾世界中無比崇高的道德優越地位。

你可千萬別以為男人的情慾亂流在我們這個時代特別旺盛，因此才造成了那麼多外遇出現。我倒覺得是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的歷史發展凸顯了排外的。單調的婚姻關係愈來愈不合時宜，愈來愈強化壓抑。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婚姻制度很早便露出了無力壓抑情慾的窘境，因此我們的兩性不平等社會才為男人開闢了一些出路。

沒聽過娶小老婆嗎？小老婆就是合法化了的外遇，把另外那個女人一併娶進門來，搞個三妻四妾，滿院掛著大紅燈籠，這也是有力量的男人常做的事。原配又如何呢？充其量和新進門的小老婆進行鬥爭或壓迫的遊戲，她又能把男人奈何？

合法化的外遇之外還有正當化的外遇。翻開中國的文學藝術史，哪個文人墨客不是在秦淮河畔或者花街柳巷間保留著幾個心愛的美女或『紅粉知己』？

這些出軌行為之所以被容許存在，是因為它們是在不危及婚姻制度、不危及男性優勢的前提下進行的，是父權體制的安全氣閥。

你別說這是男人一向的霸權，使得老婆有氣也無法發作。男人固然一向在家中做主，但是過去歷史中的這些外遇行為確實並沒有引起老婆太大的反感或痛不欲生，也是事實。這又是為什麼呢？顯然，嫉妒也是個在歷史中產生的情緒；女人不是天生就善嫉好妒的，嫉妒是在特定的歷史文化中培養與學習來的。

咱們還得回去看看歷史。在大家庭當道的農業時代，婚姻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的事。談不上什麼個人意願或感覺。一個女人嫁出去並不是只和丈夫建立人際關係，相反的，她是和對方家中所有的人建立關係（個中的複雜只有在中國文化的親屬名稱系統中看到一點點）。因此她的注意力是分散在家中大小人口和大小事務上的。

我記得從前有一首歌叫『阿媽的話』。歌詞大意是說，做人家的媳婦要懂得分寸，早早就起床，晚晚才睡覺，又要擔心雞鴨不生蛋，還要發愁小妹出嫁沒嫁粧，小叔娶妻無眠床。你看看！像這樣的日子裡，女人哪會只監控老公？她得顧到家中的每一個需要，每一個問題。她的婚姻關係包括了和家中每一份子的關係，大事小事，事事關己。在這種人際關係的網路中，女人從不會把心思完全放在丈夫身上，她也不會要求丈夫對她感情濃烈。事實上，能否『養家活口』是當時理想丈夫的最重要條件。

女人在傳統婚姻中的期待既然不包含對丈夫的全神貫注，不包含對丈夫全部情慾的要求，那麼，丈夫在外面的情慾活動只要不危及她的身分，還是可以被容許的。

可是，一旦大家庭解體，小家庭成為家庭的單位時，女人對夫妻關係的期待也不同了。

在中國歷史上，由大家庭轉為小家庭的過程裏也同時出現年輕的一代追求婚姻自主的運動。在這種對抗父權而發動的『家庭革命』中，年輕人需要一個高尚的、神聖的理由來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時他們祭出來的大旗就是我們現在一天到晚說的『愛情』。在當時，

『戀愛自由』在一般人心目中大概相當於現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亂來』或『性氾濫』，而否定父母之命乃是極大的不孝與逆倫，不要媒妁之言則是違悖社會禮儀風俗的驚世駭俗之舉。

在『愛情至上』的神聖旗號之下，一代一代的子女從他們父母的手中奪下了擇偶自主權，而這個神聖符號也在一次次的爭戰中發展出更多的相應文化武器，如情詩、愛情小說、情歌、名人愛情軼事等等。『愛情』在逐漸公開的論述及宣傳中被正當化了，不再被認為是傷風敗俗，於是逐漸形成一個以愛情為主要運作力量的家庭關係。

你想想！一方面小家庭脫離了大家庭的繁複人際關係而獨立存在，夫妻兩人是家中唯一的注意焦點，另一方面這個小夫妻的關係又以專注的、排外的愛情為主導力量。在這種狀況之下，女人對丈夫的情慾去向就當然有高度的關切了。換句話說，當家庭失去了在家族人際關係網路中的支撐時，妻子必須倚賴對丈夫的情慾限制來確保她的名分和生活；妻子必須仰仗性壓抑來鞏固她在父權體制中弱勢的、依賴的，但是至少還有個正當性的位置。

可是，和父權體制配搭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卻不斷地改造世界，也改造其中的人際關係，創造出情慾流動的新契機。

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男人的工作場域和活動場域中增加了許多情慾對象。資本主義工商社會雖然號稱解放女性勞動力，但是事實上歡迎的還是年輕的未婚女人，只有她們才涉世未深，容易操縱，而且無家室之累，比較肯屈就基層的工作。當這些女人進入工作場域時，

男人女人之間的『自然接觸』就成了情慾的中介。

在這個高度變動的社會中行走的女人，和過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人不太一樣。她們逐漸學會了肯定自己，他們比較活潑開朗，她們和時代精神同步，更重要的是，她們是陌生的身體，是婚姻關係之外的禁忌對象。既是禁忌就是有強大吸引力的，而且，如果男人和這些女人的情慾接觸能形成女人在工作上對這男人的死忠，有哪個男人不心動呢？

等一下！是有男人不動心的，你堅持。

我也同意。不過這種男人是早已被『閹割』的男人（或是隱性的同性戀男人）。他是那種長久以來就壓抑自己，對自己很沒信心，不敢肯定自己的人，而且這種男人你大約也不太欣賞，因為他沒有男人的性魅力，他不風趣，不外向，不好探險，不豪爽也不可愛。但是，照一般人的說法，被閹割了的男人忠厚本訥，穩定不變。

被閹割的男人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老實人，乖乖牌，安全牌。不過，等下我要證明即使是他們，在時機恰當的時候也會出牆。

回到情慾的新契機這個話題。有了可能的女性情慾對象在周圍，再加上台灣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和伴隨而來的自滿和得意，男人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而我們的資本主義商品文化恰如其分的在此時提供了愈來愈豐富的影像資源，讓這份不安找到某種具體形態。

如果你常常看電視、讀報紙雜誌、甚至在街頭走動，你一定已經注意到愈來愈多誘人的

暴露的女體出現在各式廣告中。你以為內衣褲、沐浴乳、洗髮精、褲襪等等廣告既然賣的是女人的用品就一定會是用女人的眼光拍的嗎？不！它們的目標或許是女性消費者，但是執掌攝影工作的是男人，思考慾望的方式還是男人的。因此我們在廣告中看見的是由男人窺視女體的角度拍的畫面，它所提供的情慾形式因而也是以撩撥男人的慾望來主導。鏡頭的角度和移轉，暗示著向女體的關鍵部位愈來愈靠近，由小腿大腿向上仰視，由雙肩雙臂向雙峰中的山谷俯視，由光滑的背面向前窺視，每一個裙襠褲緣都是焦點所在，每一段畫面都刻劃出愈來愈誘人的女體。

這種對情慾形式的誘惑呈現不但使得男人窺得很爽，恨不得鏡頭再向下移一兩公分，恨不得錄起來細細品味，找找看是否剪接師在眼光無法捕捉的電光石火間留下了一兩個漏網的穿幫鏡頭；同時這些情慾形式大量充斥我們的媒體資訊管道，它們的呈現方式也逐步構成我們情慾流動的重要軌跡。

女體的撩撥在成人影片進佔有線電視的解碼頻道後達到了另一高點。各式的比基尼泳裝賽、內衣秀、牛肉秀都以伴唱帶的形式在電視上出現，三級色情片更把劇情揉進性愛場面，把情慾透過我們自小便熟悉的故事敘述方式，滲透進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故事。

一時間，男人的感官印象是：處處有性刺激與性暗示，這已不是A片錄影帶的有限出租軌跡可以相比的了。男人的情慾印象則是：許多人正在享受性愛，更確切的說，別人都在享

受性愛，我呢？當男人在汽車廣告上讀到一句斷章取義的『作為一個成功的男人，你對得起自己嗎？』他的不安轉為不平，他也要更多的、更刺激的性愛，他要對得起自己！

讓我舉出另外兩樣推波助瀾的商品。在時間上來說，比較早普及的是日趨豪華浪漫，以兩小時為計費單位（這種計費單位就反映了極為貧瘠的情慾品質），以休息（Rest）為最主要經營方向的賓館、小木屋、汽車旅館等情慾場所。據統計，台灣至少有三千家這類的賓館。如果保守的以三十個房間來算，有多少房間就有多少對性愛伴侶。然而一張床不是一天賣一次而已，以統計的五成使用率來算，你大概算得出一天中單單在這些地方就有多少性行為發生！而絕大部分都是在婚姻框架之外的。因此，如果你覺得周圍已經有很多外遇，很多性活動，你看得到的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還有許多沒有浮上檯面——太太還沒抓到，女朋友還沒發現而已。

作為硬體設施，賓館提供的是私密的、一應俱全的、舒適的做愛空間，可是，要如何說服女人進入賓館呢？暖身活動要在哪兒開始呢？在這兒我們轉向另一個重要的硬體設施——汽車。

小轎車的普及是最近十年間的事，它為經濟能力首先長足發展的男人提供了行動力，不但可以多做點生意，同時也可以方便他給一向無力買車的女人搭便車，一方面建立友善關係，一方面也有可能在中開始情慾的探索活動，更可以快速的、隱密的把女人開到太太或朋友

視線以外。你想想！要是男人無車，他得牽著這個女人站在路上等計程車，這麼公開！這麼長的等待！有許多變數會讓她改變心意，或者讓熟識的人看見，多不爽！但是有了汽車，改變心意的機會少了（反正已開到陽明山麓或金山海邊），流動性高了（不必只到附近的賓館而可以去度假村了），浪漫的情調充沛無比，那份自得自在的有車階級氣勢就更不用說有多吸引那些長久居於經濟劣勢的女人了。

在這裡我們看見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發展提供了促進情慾流動的軟硬體基礎，但是以性壓抑和父權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共同施加的情慾限制而言，即使男人出軌也有一定的道德譴責以維持社會中的性秩序。那麼，是什麼樣的巨大驅力使得有些已婚男人（以及一些已婚女人）甘犯禁忌，追求超越既定軌道的情慾流動呢？

在此，容我提出一個大家都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性慾總是隨著熟悉的程度遞減的。換句話說，不管你和情人或配偶多麼相愛，多麼喜歡和彼此相處，你的身體仍然會愈來愈不能提供足夠的刺激來讓對方的性慾像初識時那樣快速的達到一定的高度和強度。這種性慾的減損和你們之間的感情好不好並沒有直接關聯。更殘酷的是，這個性慾在遭遇陌生女（男）體時仍是興致昂揚的。

當婚姻專家和性學專家建議夫妻們偶爾上上賓館、看看A片、換換公式姿勢時，他們也正在承認這個事實。只不過，他們還不願意承認，連這些方法也擋不住夫妻之間東風無力百

花殘的慾望遞減事實。

這個事實也再一次證實，人類從來不是因為由愛生慾，要不然，夫妻之間之感情為何支撐不了性慾的強度呢？

對同床共枕人的慾望日漸消滅倒不一定會促使當事人向外尋求滿足，但是確實會使當事人的生命沉寂下來，在默默無語的相對中無聊度日。捱得難過的人就去發展什麼『正當』嗜好，或者加入爭權奪錢的遊戲，反正，日子總要過的，大部分夫妻的平淡生活正是這種現象的寫照。

可是你也別忘了，這種半死的狀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忍受的。一向情慾壓抑過度的女人和情慾已遭閹割的男人比較可以忍受，但是對那些未遭閹割的男人而言，遞減的性慾意味了男性能力的減退，男性雄風的不再，男性身分的動搖。他們必須找出路。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主線來。男人要找什麼樣的刺激才能滿足呢？

我前面已經提到了目前社會裡性刺激與性暗示的普遍存在。一般人以為這些刺激會激動更多的慾望，不過，我倒認為它們的效應是使得慾望愈來愈難得到滿足。就像現在年輕一代習慣了麻辣口味以後愈來愈難在一般口味的食物中找到滿足，受到性刺激大量衝擊的現代人也愈來愈難在一般的性愛過程中得到滿足，更何況這個性愛對象還是個共居多時、熟悉萬分的人呢？

在這種性刺激過強而性慾太難升起的矛盾狀態中，只有一種性愛活動能同時克服兩者而提供滿足，那便是『禁忌的性』。其中不但包括活動內容的禁忌，像是性虐待、扮演強暴等等，也包括性活動對象的禁忌，像是婚姻制度所不容許的亂倫及婚外性等等。

慢著！你別誤會我在說這些禁忌活動是當代產物。不！我只是說當代的性文化窘境使得這些早就存在的禁忌衝動有了更大的運作空間。而在這些禁忌的性活動中又以衝破對象禁忌的外遇較被人們關心，因為它似乎較為普遍，並且會直接攪擾父權制度的角色規範，為社會和家庭注入不安的因素。

放在這樣一個歷史的、文化的、性慾的脈絡中來看，外遇顯現出另一種意義。外遇不一定是來自不睦的天妻感情（雖然外遇的男人會用夫妻感情不睦來安撫自己的道德罪惡感並博取新歡的同情），外遇也不見得是沒良心的男人所做的喪盡天良的事（雖然兩個女人在發現真相時都說這個人沒良心）。

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性壓抑過度的社會裡，婚姻是一個很重要的性壓抑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外遇可以說是某些人為了避免情慾的自我毀滅所做的最後一搏。說外遇是『最後一搏』是想凸顯情慾在父權社會的外遇情境中的悲壯處境；不搏就看著自己的情慾沈寂，生命無奈，搏了卻又要面對另一種死亡（夫妻情義、親子和樂的死亡）。

而放在歷史的、文化的、性慾的脈絡中來看，未出軌的這一方是在體制中得到她的位置

和身分，也在體制中得來她的道德正義優越感，她事實上正具體而微的呈現了性壓抑和父權的一夫一妻家庭制度。她正是壓抑情慾的主要力量。

沒有嘗試在情慾的座標上發現自己的定位的不出軌女人是不會明白我在這裡的敘述的。對她而言，保住名分，保住地位是首要的人生目的。於是，她想：社會的變遷，男人出軌的頻仍，我是沒法抵擋的，我唯一能做的自保之舉就是找個安全的老實人嫁。安全就是長得起眼，別的女人要是看不上他，我的名分不就保住了？而且這麼老實的人也不會亂想事情，即使朋友拖他，他也不會有膽子跑去利用處處皆有的情慾設施，那麼他就是我手中的乖乖牌了。

想是想得美，可惜她忘了兩件事。

第一，女人在捨棄自己心儀的活潑男性而就呆板的老實人時，正是凸顯了她的依賴心態和位置。就是因為女人覺得自己不能獨立，不能自主，因此她的最重要考慮條件才是對方不可靠，而不是自己有多欣賞他。不僅如此，她所指望的長久穩固關係還是要靠別人，她只能依賴對方的老實，她只能寄望對方的仁厚，她只能禱告對方不要見異思遷。當她把一切希望放在別人身上而不謀求自立自強的時候，這個女人落入了最慘的依賴位置。再說，在她漫長的歲月中，生命的枯竭和不滿哪裡是老實人能排解的？

第二，歷史的進程往往不會按照個人主觀的期望來發展。女人仔細考核，思前想後，選

了一個老實的乖乖牌，但是台灣的經濟發展卻使她的乖乖牌有了新面貌。我分兩方面來談這個新面貌。

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奇蹟確實使台灣富了，但是在這個發展財富的過程中飛黃騰達的絕大多數還是男人。於是當台灣愈富，男人愈富之時，也意味著男人和女人之間對經濟的掌握權力差距愈大。而這個經濟差距足以使外貌、教育程度、已婚身分等其他差距顯得微不足道。換句話說，埋頭打拼的老實人事業成功，開著進口轎車，穿著名牌服飾，在我們的社會中走動時，在那些經濟弱勢的女人眼中，他並不是那麼看不起眼的對象。你以為他長得安全、已婚、沒有高等教育氣質，但是當一個個女大學生都願意和他交往以便品嚐名酒牛排，買點好看服飾，還可以出國旅遊一番的時候，再安全的人也自得自滿的開發他的情慾出路了。

或許有些安全牌沒有發得那麼成功，他也許真的太醜太矮，無法吸引本地年輕女人的目光。可是，台灣的經濟發展瓶頸使資本(和為資本服務的人)流向利潤比較高的落後地區，而乖乖牌的有限優勢放在這些缺乏資本的地區中，卻顯得十分偉大耀眼。於是大陸上身材高姚，面容較好的大學畢業女生在老實人下榻的旅館大廳守候著，『我不要名分，不要承諾，我只要你暫時的相處……只要付一筆在匯率交換後看來不太大的花費。』一中一台於焉成功。

守著乖乖牌多年的妻子痛徹心扉，再也想不透自己的老實人怎麼變了。她唯一想得到的解釋是：『都是別的女人不好，她們沒有廉恥心，不顧道義，想搶我的老公(所代表的名分

位置)。」可是，就經濟弱勢位置來說，妻子和情婦處在同一位置上；就交換的關係而言，她們也都是以身體換名分或愛情；唯一的不同是，妻子換得早一些而已。

讓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妻子和情婦的角色。前面我已經說過，外遇是人類的情慾為了避免自我毀滅而做的最後一搏。一個感情深厚但漸趨沉寂的夫妻關係可能是很安穩的，但是也是沒有生氣和活力的，是以例行公事取代刺激和創意的；簡而言之，是充滿壓抑的。不管兩方有沒有明令禁止對方向外發展，彼此的存在本身就是種壓抑的呈現，以感情、道義、子女等等不言而明的力量阻止情慾的流動。從這個角度不看，當外遇發生時(以男人出牆為例)，情婦是活力與刺激的來源，是她使得這個男人的情慾活過來。以這個情慾關係而言，妻子才是真正的第三者，她是阻礙情慾自然流動發展的第三者。

妻子們聽見這種說法當然會大為憤慨。『他的情慾流動應該向著我啊！難道我不是他的妻子嗎？』她們反問。是的，但是妻子們最好早點面對一個事實：婚姻是情慾的垂死證書。這就是為什麼一切愛情故事的喜劇收場總是停在結婚的場面上，因為，再下去就不那麼美，那麼完滿了。

你可別以為我對感情懷疑。感情猶在，情慾卻已欲振乏力而已。

妻子仍然憤憤不平：『他的情慾因為外遇而活過來，爽極了，那我呢？我呢？』

是啊！關鍵正在這裡。你為什麼只忙著禁止他的情慾流動，而不去開發自己的情慾呢？

在我們的社會中，妻子的情慾流動比較少比較難，主要是因為她的青春和精力，她對自我的感受和關注，都一齊在繁瑣的家務和子女教養中耗損，因此妻子千萬不要自我犧牲的扛起家庭的負擔，她一定要維持出軌的能力和動力，而且要時時把握情慾流動的契機。

你要知道，前面說的社會變遷並不是只提供情慾復活的機會給男人而已。滿街不早已走著男人了嗎？刺激的廣告你不也看了很多嗎？情慾的硬體設施你也可以使用啊！

『不！我沒那麼賤！我的情慾也不需要採用那麼劇烈的方式來滿足。』妻子滿面道德優越感的這麼說。

我非常理解你的不屑，但是你也得理解男人和女人的情慾發展在我們現階段的社會文化中尚有差距。男人的情慾常常需要用一些被社會認定是男人可以用來證明其男性身分的方式來進行。換句話說，男人的社會化過程使得他不能單靠手淫而已，他必須要在追求並征服女人的過程中才得到完整的快感，男人的情慾表現是和他們的性別認同、身分認定一體的。

而女人呢？在長期的壓抑和退縮中，情慾往往昇華為一些私人的、小小的活動，買副耳環，逛逛夜市，吃碗肉羹米粉，甚至在菜市場裡走一走，她也紓解了壓力，因此她才看起來好像不需要太多情慾發洩似的。

可是，你不需要激烈的性活動作為滿足，並不表示你就有權利禁止他尋求他那種滿足啊！更奇怪的是，男人一向還有其他各種方式來紓解他的性壓抑，比方說在實驗室或電腦室日復

一日的熬夜工作，比方說每天下班後在院裡敲敲打打的做點木工手藝，比方說每週二打保齡球，每週四打麻將，每週六釣魚等和朋友出去玩『正當消遣』。可是太太對於這些同樣消耗時間和體力的活動就有極大的包容和理解，而且也心安理得的繼續自己的插花班學藝、婦女土風舞班、逛街、養小孩等等活動。

夫妻兩人都各自有其昇華情慾的方式，但是一旦有人用比較直接的、不昇華的方式消耗時間和體力，整個社會都趕快群起發難，生怕有人真正爽到了，讓其他堅持壓抑自己的人感覺不平。

性壓抑的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它必須要求情慾在已設定的有限管道中流動。為此，它完全不考慮隨著情慾一齊被壓抑被框定的一切，包括人的活力、人的創意、人的愉悅。

當我們由性壓抑的角度來思考外遇時，我們才看得見所謂的婚姻關係其實也是一種性壓抑，而所謂外遇則是人類情慾的抗暴活動，是某些尚未被閹割的男人女人不用壓抑，肯定自我，維持人類尊嚴的行為。

以對抗社會制度的過分壓抑而論，外遇是追求解放的手段之一。這麼說來，已經在外遇中的男人女人以及俗稱破壞別人家庭的第三者實在是抗暴的義士先驅，他們的情慾流動是向充滿壓抑的、瀰漫父權的一夫一妻制度舉起的中指。

『可是，可是，我呢？我為什麼要在這種抗暴運動中犧牲呢？』外遇情慾中的第三者也

就是家裡的那一個淒苦的問。

當然不要！犧牲或受害意味著你除了怨憤和心碎以外什麼也沒有，這種下場只屬於那些在民主浪潮中還死硬的投票支持過了氣的獨裁者的人。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跳出這種脆弱受傷的位置。

如果前瞻一點，你可以加入抗暴活動就是說你也去流動情慾，或者至少做個同情理解的支持者（就是說鼓勵你那外遇的配偶不要固定在一個情慾伴侶上）。保守一點的話，你也可以暗中累積實力以求自保，比方說清算財產，進行過戶或確立主權，安排子女的出路等等。這些做法絕對比終日盯梢跟監來得有實質效果。

不管是愛情、婚姻、外遇、或離婚，長久以來，女人都當常自己把自己放在容易受傷的位置上，扮演犧牲的受害者，然後在自憐自棄中要求社會的同情支持，她們的情慾也一直受到闔割。但是，歷史的發展開闢了更大的空間，更大的流動性，更多的情慾材料和資源，如果女人還是扮演婚姻制度的把關者，情慾的扼殺者，那麼，她們在解放運動中被唾棄也就是自找的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社會發展已經形成了有利的條件，足以讓我們開始推動新的情慾文化，舊的成見和說法都會在新的具體活動和實踐中逐漸淡化。古代女人連手肘也不准露，看身如破身的說法不也在時代的巨流中沖刷消退了嗎？

另外，你大概也忽略了，夫妻之間的情慾關係中一向有一些長年存在、日日干擾的第三者，那就是他們的子女和父母。這些第三者對夫妻之間的情慾生活所造成的阻礙和競爭，並不亞於一般所謂的婚外第三者，但是，由於他們存在於家庭體制之內，即使有時會影響到妻子的名分地位和感情，大家仍不把他們當成破壞夫妻情慾的力量，反而要求妻子調適包容，不要太獨占。可見得連嫉妒這種感情也受到父權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滲透，形成差別待遇，以便繼續要妻子執行壓抑情慾、鞏固父權家庭的功能。

你說：理智上，我承認你說的有道理，我也看清了自己在壓抑他人情慾上所扮演的執法者角色，可是，我卻擋不住胸中的憤憤不平 and 悲痛怨恨。你說得愈有道理，我的矛盾就愈強，到底我要怎麼做才能快活自在的來看待這種事，從而謀求自己的愉悅和解放呢？

我很坦白的說，我們是歷史社會文化的產物，我們的情緒情慾也都帶著它們的烙印，以至於心靈固然願意，情緒情慾上卻放不開。我沒有什麼方便的捷徑提供，我只能說，你至少可以努力使理智的時刻多過怨恨的時刻。你也可以和伴侶說清楚你的心境，以便讓他明白你不會任由怨恨腐蝕你的心靈；相反的，你有心也有力追求自己的情慾解放，要求他說清楚願意在你的情慾解放中扮演什麼角色，要做助力還是阻力？積極的去具體營造你自己的情慾成長，要比消極的擔任別人情慾的壓抑者來得健康。

看清了你身上的情緒情慾包袱以後，你應該會更感受到徹底改變現有道德文化和情慾文

化，是何等急迫的事，唯有在人生一開始就有情慾解放的環境才能讓孩子們在不過度壓抑，不仇恨怨憤的情緒模式中長成愉悅解放的成年人，他們才不會重蹈你的棄婦情結。

對那些在別人的婚姻邊緣發展情慾，肯定自我的女性（所謂『第三者』），我也有話要說。長久以來，你一直為罪惡感所苦，喜歡那種情慾滿足的感覺，但是覺得破壞了別人的家庭，傷害了別人的妻子兒女。可是，做為開創情慾管道，抗拒社會的性壓抑的先驅，你大可不必覺得虧欠。是你的肯定自我迫使安於婚姻幻象、落入依賴位置的女人面對自己的社會位置；是你的情慾流動為壓抑的、扼殺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展現另一種人際關係的可能；是你的自主氣魄為賺賠邏輯的平穩運作注入不安的因素。在這些方面，你是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女英雄。

我唯一想提醒你的是：外遇也有可能而且經常複製一夫一妻的關係。也就是說，第三者在與已婚男人營造的小天地中依然扮演第二者（那個妻子）的守家角色。這麼一來，外遇不但沒有攪擾體制，反而在另一層次上補強了一夫一妻制度。

因此，我要勸你：你可別抱持對婚姻、對天長地久關係的幻想，你可別指望著取代那個男人的太太，終究變成『名正言順』的『好女人』。前車之鑑還沒傷心完呢！難道你也想變成那個男人的情慾看守人？

因此，你不只要做第三者，還應該同時開發別的情慾對象，不但做不同人的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更要培養自己的第二者、第三者、第四者……。讓男男女女大家都做彼

此的第X者。

外遇的男人不是壞男人。但是，自己外遇而不准妻子或女朋友另謀發展，這種才是壞極了的男人。要是任何女人遇到這種男人，千萬要抵制他。任何壓抑情慾的力量都是我們要掃除的目標。

外遇只是抗拒性壓抑的手段之一，反對性壓抑也只是女人追求解放的途徑之一。為了創造一個下一代的孩子們不必再惑於婚姻美景的未來，為了改變我們這個以僵化壓抑為職志的社會文化，我們需要和其他反抗壓抑、追求解放的社會運動聯結（如同性戀解放運動、多元生活方式運動、教育改革運動、反對徵兵制運動、兩性平權運動……等等），共同開發更大的自主空間。

我們不僅要外遇，還要更多的外慾。